

《二十一世紀》三十周年有感

劉青峰

7月中旬，如果不是方正發給我的微信中說：「青峰：想不到吧，還有三個多月《二十一世紀》就到而立之年了，我們創辦這刊物的情境，不就像是昨天嗎？」我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，作為創刊並編了一百期的編輯，難免心有所愧。8月方正微信再問撰稿情況時，我尚未動筆。寫這篇文章，我本義不容辭，但每當打開電腦空白Word檔，想想現在又能寫甚麼呢？就陷入一種巨大的荒謬感。

荒謬感來自兩次個人行動的不自由。第一次發生在1989年。觀濤和我4月初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任訪問學者，沒想到十天後，因耀邦先生病逝，引發了震驚世界並改變歷史的「六四事件」。這一事件也改變了我們後半生命運：我們正在投入的民間文化事業剎那間中斷了，父母子女、親朋好友、讀者編者、中關村的家，統統被阻隔在羅湖橋之北。為了延續1980年代的文化理想，在高錕校長支持下，我們和方正、耀基等學界朋友共同創辦了《二十一世紀》雙月刊。1993年《開放中的變遷：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》出版，觀濤和我在導言中寫到：「我們常常站在陽台上，面對北方群山，看着太陽徐徐下山」，「九廣鐵路上轟響疾駛而過的火車」，常常打斷我們的沉思^①。在將近十年的漫長日子裏，深圳河之北是我們可望而不可及的原鄉。第二次是我們在香港、台灣、



北京漂泊三十年後，為就近享用香港醫療服務之便，今年4月遷居到深圳，然而，因為一場世紀性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瘟疫，深圳河之南又成為我們可望而不可及之地。

在漂泊的人生中，最深切的處處為異鄉人之感是在精神上的無所着落。「六四」之後，大陸民間文化事業中斷了，但因編輯接續着這一文化理想的《二十一世紀》，與香港編輯室同仁愉快相處，令我樂在其中。隨着大陸市場和商業化大潮興起，我的策劃和組稿日益困難。創刊十周年我寫〈十年回眸〉時，曾這樣感慨：「我離開中國大陸已達11年餘，不知不覺間失去了對大陸問題的現實感……在烏托邦解魅，意識形態和所有公共性已被解構……似乎只有商業大眾文化才有生命力的二十一世紀，我們堅持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時的文化理想還有意義嗎？」^②我們既與大陸學界有隔閡，又難以進入香港那種國際化、專業化的學院式話語系統，成為精神上和學術上孤獨探索的飄零者。

2010年本刊創刊二十年，我寫〈人在旅途中〉短文時，觀濤和我已從中大退休、在台北生活了兩年。台灣人熱情有禮、樂於助人，師生親密無間，都迥異於香港。台灣政治大學配給的新光路99號宿舍，是幢帶小院的紅磚牆兩層舊樓，我們在小院種下竹子和白蘭花樹，感覺這裏更像、或者說就是家了。事實上，埋在內心深處的漂泊異鄉人之感揮之不去，在這篇短文中我問自己：「不同的飛行目的地，不正好對應着人生階段的變化嗎？那麼，我的下一個目的地在哪裏？」^③一年後的秋冬，我們回到曾長期生活和工作的北京。北京已變得如此陌生，眾多我叫不出名字的高架橋把京城分隔成若干區塊。曾經是父母家所在的西城小胡同已被夷為平地，改造成金融大街。有次路經北四環，看到在高大耀眼的新建築物群中有一幢顯得那麼寒酸、格格不入的灰色、低矮的舊樓，那正是科學院中關村40樓宿舍。整個1980年代，我們全家就住在一樓那間50多平米宿舍。在這裏，數不清日子了，拉開摺疊圓餐桌，添幾雙筷子，多下點兒掛麩，高興時從門口小店切幾段粉腸、買幾瓶冰鎮燕京啤酒，就是一次次工作會議，我們和朋友們一起創辦「走向未來」叢書，醞釀電視政論劇集《河殤》。

離開台北回到北京，除了有歷史淵源的中國美術學院，我們主動和學術界——用一個當下時髦的詞——「脫鈎」，開始與民間企業家、電腦工程師、「碼農」（編碼員）、律師、醫生等具有完全不同背景的學術圈外人，共同讀書探討新知。年復一年，在毫無學究氣中的演講、平等開放的討論中暢所欲言。與他們一起吃飯聊天，我們常常問：中國經濟為甚麼能起飛？現在又遇到甚麼問題？我們意識到，在當今中國各個階層中，這些民間企業家和科技、醫務工作者，最想追問的是：我們中國人從哪裏來、又將往何處去？賺錢享受之外，個人應如何安放自己的生命意義？他們也最能體會在中國文化建設中引進個人權利、法治和契約精神等普世價值之迫切性，最能體會受憲法保障的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之重要。面對這樣的聽眾和讀者，我們完成了幾部已出版或未出版的書稿，並交到知心朋友。

2012年春天我們在北京國貿區租房居住後，一開始最不習慣的是嚴重的空氣污染。後來，記不清從哪一天開始，Gmail 郵箱不能用了，「維基百科」不能查閱了，被網絡審查過濾的關鍵詞愈來愈多，「六四」寫成「五月三十五日」，「民主」寫成「皿煮」，言論和思想自由空間日益緊縮。另一方面，伴隨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，民族文化被賦予「重大使命」，各種披着傳統文化外衣的怪物和早已被歷史唾棄的沉渣泛起，大行其道，堂而皇之地做政治秀和當搖錢樹。面對這種有毒的表演，我常常想起印在每期《二十一世紀》最前面的卷首語：「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」。在〈十年回眸〉一文中我講了一個小故事：看第一期校樣時，我發現這句話錯排成「為了中國文化的建設」，趕快把「的」字勾回到「文化」的前面。這個「的」字的位置十分關鍵，切切不能錯。「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」有足夠開放性；反過來，「中國文化的」作為一個詞組，卻已有比較固定的內涵^④。今天，已經可以看到，這個自我封閉的詞組正在如何踐踏我們的文化：不是向世界展示其文明優秀的一面，而是顯露其自大醜陋的面目。

今年春節前夕，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瘟疫令武漢封城，一兩個月後新冠肺炎病毒開始肆虐全球。得知李文亮醫生去世的那天，我同千百萬中國人一樣，任淚水默默地流下。正如1998年1月時任法國總統的希拉克(Jacques Chirac)在紀念左拉(Émile Zola)〈我控訴〉(“J'Accuse...!”)發表一百周年講話中所說的那樣：「左拉的文章在我們集體的記憶中成為『人性良心的一剎那』」^⑤，李文亮之死也是2020年中國人集體記憶中「人性良心的一剎那」。同時，在高昂的民族主義情緒支配下，可以懷念文化大革命，可以唾罵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愚蠢的美國，但如果講一絲一毫可能不利於國家形象的事實，就是抹黑中國，被扣上漢奸大帽子。微信群中昔日的朋友、同學、親人，因為對作家方方在網絡上發表的日記，對中美、港台和大陸各種問題持不同看法，由互罵到退群。中國人之間撕裂得如此嚴重，以至於不得不讓人懷疑，我們對歷史和現實是否還能享有共同的集體記憶？在利益、罪惡和謊言面前，是否還能保有「人性良心的一剎那」？

今日，我們所處的中國和世界已經大變，瘟疫大流行警示人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體，但人的精神卻從來沒有如此分裂和貧乏。面對知識爆炸、具有無窮多可能的未來世界，在人腦智力被電腦網絡挑戰和異化之時，人類還能保持個人選擇的自主性和批判精神嗎？近幾年，美國人大講「美國優先」、重彈門羅主義(Monroe Doctrine)的老調，中國人讚頌「身逢三千年未有之盛世」，「中國道路」堪當世界楷模。在民族主義和情緒日趨極端，冷戰之風乍起，中美戰艦軍機擦肩而過之當下，我仍然堅持認為：大倒退、大破壞導致的災難必定會使人們重新珍惜建設；今天中國人最需要的是從自我陶醉、短視的精神狀態中走出來，冷靜地審視我們的歷史，理解今天的發展及其面對的國際國內問題，並思考中華民族未來的方向。

培根 (Francis Bacon) 曾說：「有害的不是那些在腦海中一掠而過的謊言；深入人心、根深蒂固的謊言才有害。」^⑥我們經歷過文革，曾經沉迷於有着巨大動員力、根深蒂固的革命話語，但正是這種話語所召喚出來的殘酷無情的現實，令革命烏托邦道德理想破滅了。在對文革反思中，我們接受了個人權利是不可剝奪的現代普世價值，選擇把探索理解本民族歷史和思想文化作為自己一輩子的事業，並保有追求新知和批判意識，反省現代性及其價值。幾十年過去了，無論是在激動人心的1980年代，還是在1989年後的漂泊人生中，我們堅持下來了。

回顧以往，我作為編輯和研究者也許算是幸運的。1980年代我參與《自然辯證法通訊》編輯，擔任「走向未來」叢書執行編委，1990年起出任《二十一世紀》編輯，這些工作都寄託着我的文化理想。作為研究者，我們遇到胡凡、馬嵩山等以出好書為志業的編輯，使我們倍受爭議的著作能和讀者見面。現在，我們已年過七旬，知道自己前面是無盡的黑夜，仍在黃昏中匆匆趕路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在「90後」、「80後」的年輕編輯和學者身上，看到我們為之奮鬥的文化事業後繼有人。他們好學勤奮，在思想的暗夜中堅守着，百折不撓地打破官方劃定的思想禁區。

在《二十一世紀》三十周年之際，我也明白，香港今時不同往日，言論空間一天比一天收緊。也許，為主張以開放的心靈認識歷史和文化而創辦的《二十一世紀》，將如中國近代其他思想雜誌一樣，因各種不同的原因，最終難以避免停刊的命運。其實，這才能真正顯示出本刊以「中國的文化建設」為宗旨的歷史意義。因此，希望在思想最為黑暗的時期，讀者和編者都不要忘記本雜誌是為接續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和啟蒙精神而創辦的，它的任務並沒有完成。

註釋

① 金觀濤、劉青峰：《開放中的變遷：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8。

②④ 劉青峰：〈十年回眸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（香港中文大學·中國文化研究所），2000年10月號，頁21；8。

③ 劉青峰：〈人在旅途中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，2010年10月號，頁57。

⑤ 轉引自馬策：〈德雷福斯事件的政治遺產〉，《經濟觀察報》，2006年6月5日。

⑥ Francis Bacon, "On Truly", in *Essays: With Annotations by Richard Whately* (London: John W. Parker and Son, 1858), 2.

劉青峰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，《二十一世紀》雙月刊創刊編輯。